

仰望丰碑

□ 马力

我仰望一座丰碑，在太行之巅。
高天的云，压得低，碑尖刺破堆拢的灰絮，使它流泻，而且奔散。

这尊碑——八路军石拐会议纪念碑，伸向海洋般净阔的长空，洁白的石色唤起红色的激情。

八十多年前，人民就开始在心中筑造它。

年轻的将士，站在1937年的秋天。八路军第115师、第120师、第129师从陕西韩城芝川镇古渡口，奋楫向东，渡过翻涌的黄河，踏上华北抗日战场。彼岸的风吹荡着，披满征尘的战旗，飘卷在太行山上。

时间永远向前，影像凝定了流光中的一刻；宽大的木船上，朱德、任弼时等总部首长稳稳地坐着，双手拢在膝前，平静的眼光投向河面的激流，投向昂昂的峰岭，神情愈加坚毅。这张老照片，记录了东渡黄河的重要瞬间。

这是长征之后，一次新的出发。浪峰中的行船，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。

11月7日，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机关进驻和顺县石拐——山西省东边的古镇。庄严的时刻到来了：当日召开的总部会议上，宣告成立晋冀冀冀军区，创立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
11月10日，八路军总部召开军民团结抗日动员大会。发动群众，武装群众，实行军队和百姓一体的全面抗战路线，朱德的讲话，句句撞击着人们的心。

11月11日，八路军总部在一座石窑窑洞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。党中央和毛主席发来来电，明确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，对抗战阶段做出清晰划分：正规战争的结束和游击战争的起始；而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。会议部署了三个主力师的行动指向，决定分兵而进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
几次极富创造性的会议，在场地地上、院落里、老宅里开起来。“石拐会议”，是史学家给它们的定名。“兵因敌而制胜”，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在思想的交融中孕育。

建在和顺县横岭镇石拐村的纪念馆，存留着战争的影迹。又是一张老照片：一排四间石窑，不肯坍塌，断残的墙身上，露出黑洞洞的券形门窗。无惧的尘埃，也无法蒙掩老屋的光辉。这一霎，时间暂停了，凝视着模糊得只剩了轮廓的衰颓壁垣，我有了突破年代限定，进入那段战史的可能。

八路军在山西的军事展开，布设出互为策应的战略四角：

聂荣臻率115师一部，依托恒山，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；

贺龙、关向应率120师，依托管涔山，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；

陈光、罗荣桓率115师一部，依托



八路军石拐会议纪念馆 刘运泽 摄

吕梁山，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；

刘伯承、张浩率129师，依托太行山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。

形成这样的情势判断，筹谋这样的斗争策略，制定这样的军事计划，得有多高的眼识，多大的胆量，多强的自信！由此，晋东北地区、晋西北地区、晋西南地区、晋东南地区，犄角相望，共为形势，控制了全晋战略要地的大部。敌后游击战争，将新的旗帜插上太行的高巅，黄河也掀腾滔天的大浪。

落在岩谷间的烟火，在山西延烧，迅疾燃向华北乃至更广大的地区：115师挺进山东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；120师挺进绥远，建立晋绥抗日根据地；129师挺进冀南、鲁西、豫北，建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。根据地的人民，告别了失去阳光的世界。在太阳的照耀下，光明驱走了黯黑的魔影。

战场上的胜利，显示了石拐会议对于太原失守后危殆局势的扭转作用：马坊峰反击战、石南坪阻击战、弓家沟伏击战、阳曲山保卫战、堆儿梁奇袭战、太行巅峰游击战……我眼前展开鏖斗的图景：英雄的战士从深黑的弹坑中跃起，在枪炮又近又密的啸音里，无畏地冲向前方的硝烟，从敌人的死亡中赢得自己的生存。挥舞旗帜的那一刻，新晴的天空下，飞响祝捷的欢呼。

桂涛声在他的歌词里，抒发了这种昂奋的情绪：“我们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强马又壮。敌人从哪里进攻，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。”一寸土，也不能纵任鬼子侵占，哪怕把命放在疆场上，也要拼。为了打碎寇寇强加的锁链，为了夺回失落的大好山

河，抱定决死之志的士兵，手中的枪握得更紧。青春的热流在全身奔激，他们睁大喷火的眼眸，迎着滴血的刀锋和疯泻的弹雨，英勇地进击、搏战，喊杀声震破苍莽山野。鲜红的血色放着光，每一座山峰，每一棵大树，都被这血光映着，低下沉重的头颅，然而又猛醒般抬起，好似从屈辱里伸直身躯，从压迫中挺起胸膛。早晨总会带来赤霞般明媚的希冀，人们热切地属望破晓的曙光照亮村野，在烈火烧过，战火染过、泪水浸过的土地上，开出一条新生的路。

岁月深处的一切，依旧朝今天发散去，震去一颗颗灵魂。飞徊的思绪到了诗人那里，转瞬化作激越的吟咏。在时光中折返的灵与肉，感受着一种强大的精神磁力。

纪念馆的橱窗里，陈列着一块青石——朱德在那次军民团结抗日大会上演说时站过的石阶。壁上的旧照，把难忘的场景在静止的画面上映出：一个很大的场子，聚满了人。朱德手指张开，抵着腰，讲着，充满着感染力的语言，传导着必胜的信念，暴雨声那般撼动整个会场，即刻卷荡起击散阴霾的狂飙。

他脚上，那双钢铁的臂膀……抗战的伟力深蕴于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工农大众之中。巍巍山岳啊，东方的巨人！

这块普通的石头，蓄积着八百里太行的能量。它是那座高耸的纪念碑的第一块基石！

我的视线顺着巨塔般的碑身移上去。这碑，是从坚硬的山崖上长出的理想之树。它茂郁地伸展，闪着光，照耀历史的苍穹。蓦地，我的思绪飞扬于激战的岭上。血中的生命复活了，经受一次次火的熔炼后，重新在彩焰里跃动，仿佛复述血肉铸就的史实，又在我眼前排出庄严的阵列。这阵列是坚固的盾，在艰难年月抗御着外敌的凶戈。

纪念碑，成了含义最丰的石头——情感的徽志，必须以永固的形式存在。它在黎明歌唱，欢庆民族的解放；它在夕暮沉默，悼悼死难的同胞。沃血的大地上，那在炮火里扑倒的躯体，倏忽从疮痍中傲然站起了，坚强的骨骼化成石壁上的浮雕，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。

饱经苦难的土地上，无数这样的石碑构成壮伟的丛林。依依的凝视中，我恍如跨越时空的距离，跟先辈对话。这，正与诵读史诗相同。

石拐，这个终年为山中烟云萦绕的地方，从前是一个镇。细说端详，当会引出一段旧话。

小小山村，安静地偎在八赋吟的翠影中。清潭宛似一条绿带，明光映闪，绕过数点人家。

雾岚飘渺，漫过万重云崖，于波涛般的晚霭中消隐了。雄立的纪念碑，仿佛云海之中的峭礁，任凭风刀吹击，决不改变坚挺的姿态。

在这世上，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才值得仰望。崇敬的目光，始终向着精神的高峰。

银杏，银杏

□ 申功品

春日看花，夏时吃果，到了“秋风阵阵吹，折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”的季节，便轮到观看落叶了。不知不觉间，秋意已悄然席卷大地，枝梢的银杏叶，渐渐褪去了苍翠，边缘微微泛黄，让人联想到国画里一个专用名词“藤黄”。这一抹撩人心弦的“惊艳黄”，成了城市中当之无愧的“C位”。

我的家乡苏州有诸多赏银杏佳地，比如，道前街素有“秋风不扫落叶”的习俗，这是一个城市对待银杏的态度，要的就是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这番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感。地面上铺满落叶，踩出“飒飒”声响，袅袅秋风兮，一片或数片金黄的银杏叶从枝头悠悠飘落下来，轻轻砸在脑门上，随手捡起一片夹在书本中，就是一枚极好的书签。捧个单反相机，停停走走，时不时对着这些泛黄的叶子，猛一阵“咔嚓咔嚓”。枯叶在空中打着慢旋儿，最后掉落在地上，它们生长于大地，装饰着大地，又魂归大地。

我少年时代寄居在一条不起眼的老巷子里，那里有一座千年古刹，唤作“定慧寺”，寺庙不大，香火极旺。每至深秋，大雄宝殿前仅有的两株银杏树，足以撑起整座寺院一个秋天的颜值。看那金灿灿的银杏搭配着禅意十足的勾檐黛瓦，随手一拍，就是一张唯美的古风大片。

家乡郊外的太平禅寺门前，有一棵800年树龄的老银杏。抬首仰望，一树黄澄澄的扇形叶片在风中瑟瑟抖动，一圈绚烂的弧里有着一层比一层更为璀璨的光华，观之颇为震撼，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。邻近村民沾了这棵老树的光，在家门口、树底下支起一个摊位，现炸现卖萝卜丝饼。老板娘一边兜售一边强调，咱家的油墩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绿色食品，放心吃！依稀能感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苏州的市井味和烟火气。奇的是，日久天长的萝卜丝饼反而比太平的银杏树有了更响的知名度，很多人不惜路途迢迢，赶来太平吃她家的点心。

说起家乡最美的银杏打卡地，便不得不提洞庭东山。一到深秋，东山村落的深山坞里、桥头街角、屋前院后……随处可见百年甚至千年树龄的老银杏树，正所谓“村在林中，林

在村中”。深秋银杏披金羽，不惧霜寒暖意浓。它们在风中肆意摇曳，将金黄的叶片撒落在墙头、屋上、溪边，相错如绣，宛若油画，整个东山镇美成了金色浪漫的童话世界。

“亭亭最是公孙树，挺立乾坤亿万年。”在东山镇岭下村村口，有一棵树龄2000多年的“江苏银杏王”。从路口到村口，我摸索着走了半个多小时。这棵老树掩映在粉墙黛瓦的民宅间，苍老奇崛，枝干劲挺，树身只剩下四分之一，腰围却达近4米，目测纵五人合抱仍显困难。相传，它曾历经三次雷击火烧，树干被劈去大半，如今树身上还能依稀瞧出被雷劈后烧焦的痕迹。树干里面是中空的，布满了青苔。奇的是，它周遭又生出了子子孙孙的小银杏树，这便是传说中“渡劫”成功，已“列入仙班”，至少在当地村民心中是这样的。他们视其为“神树”，对其毕恭毕敬，特地在树前用砖砌了一个烧香祈福用小屋。

银杏叶可观赏，果可食用。每逢白露时节，东山镇都有“打白果”的习俗。白果，便是银杏果。东山特产白果“洞底佛手”果大、色白、肉糯，在宋朝时曾被列为宫廷贡品，甚至一度享誉东南亚。白果炒熟了去壳，可以当作零嘴吃，又糯又香，苦中带甜。它是一味极好的中药材，《本草纲目》载其“能入肺经，益肺气，定喘嗽，缩小便”，还是一味杀菌消炎的妇科良药。

从村里出来，我直接去了紫金庵。山坞里的寺庙古朴祥和，宁静清幽。从大门通往里间，满树的银杏叶倒挂，如一串串金色风铃，沙沙作响，相机无法拍出其万分之一的美。我坐在院内一棵年年最长的古树下，喝着茶、晒着太阳，耳畔似听得钟鼓梵响缕缕，那是打坐僧侣在经书梵卷中悟轮回生死。想来人之寿命不过百年，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银杏却在千年的四季更迭中枯荣相继，屹立不倒。我捡起一片金灿灿的银杏叶，用手指摩挲着它的纹理，须臾间，想起了那部由小说《银杏，银杏》改编的电影《爱有来生》：一个男子，为了等着见一面前世的恋人，迟迟不肯投胎，他的魂魄一直在寺庙中的一棵老银杏树下守候了50年……

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

古道神韵

□ 洪建国

京畿西山，古道纵横，似网如织。深秋时节，雨后天晴，沿永定河，近妙峰山，临水峪嘴，钻牛角岭，漫步古道，感悟神韵，此乃京西古道北路最为精彩、最为险峻的一段，上溯春秋战国时期，距今已2500多年历史。

穿过整齐划一、高楼耸立的水峪嘴新农村，走过山道两旁金黄色的古道文化浮雕长廊，抚摸精心雕刻的升、斗、算盘、斧、犁、大锯、木炭、柿子、京白梨、木斧及那浩浩荡荡的骆驼、马队、骡队，肩挑背扛货物的苦力人，以及兴盛的店铺、驿站、客栈，高高的城、关隘，无不让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中，感受古道文化的魅力。

听当地人讲，北京门头沟过去有很多商运道、军运道、香道，它们纵横交错，血脉贯通，是当时人们出入京城、交通要道。如今，多数古道已功能尽失。雨后的山间古道，空气清新，鸟儿在轻轻歌唱，花儿在绽放馨香，草儿在石缝中生长，小水坑在晃着光亮，我们在石径中行走，踩在凹凸不平的石块上，有的已经被磨得光滑如镜。当时我的第一感觉，就是路难走。“有蹄窝！快来看！”有人惊呼起来，我紧跟过去，只见在山道拐弯处，一片壮观的蹄窝遍布在皴裂的石头上，它们大大小小，深浅不一，规则排列，向前延伸，这是何等功力？我想，唯有千磨万击，才会踏石留印！

峰回路转处，突然出现这样一幕：两匹瘦马驮驮木炭，踏石振蹄，奋力赶路，一位牵马人目视前方，带路前行，如此惟妙惟肖的雕像令人叹服。触景生情，我不禁想起“古道西风瘦马”的诗句来。

在背后的山坡上，有座铁匠铺，据说是先在遗址上重建的，过去古道上还有老面铺、黄酒铺、杂货铺等。早年间，这里的铁匠在古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他们不但加工、制造、修理锤、锹、套斧、大锤、钎子、撬棍等煤窑生产工具，打制供马队使用的马蹄铁、马钉、马掌，还为当地百姓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耙子、镰刀、菜刀、剪子等。

来到古道最高处，这里有西出京西古道的第一隘口——牛角岭关。城关为拱形结构，虽砖墙残缺破旧，城头荒草飞扬，但大体完好，历经千年风雨，至今仍巍然耸立。明清时期，牛角岭城关作为宛平县捕卫南乡与王平口巡检司分界之处，是重要的收费关隘。关城西侧路边有一块“永远免夫交界碑”，是康乾“盛世滋丁，永不加税”政策的具体体现。

站在关城门下，放飞思绪，眼前仿佛一派古道经济文化繁荣盛景，沿途店铺林立，茶棚、客栈、商号无数，商旅出行，百姓熙攘。他们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在古道上行走，虽饱经风霜，却乐在其中。耳畔仿佛传来大锤敲击烧红铁块的清脆声，小商小贩叫卖货物的吆喝声，过往商队的马嘶声、驼铃声，久久回荡在悠远的古道间。

边城偶遇

□ 彭生茂

翠翠今年十五岁，她同时喜欢天保和傩送……当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在小说《边城》中描述的苗族水乡，多年来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，迫使我急切要探寻究竟，了却内心的夙愿。

从南昌经长沙，再辗转怀化，之后下高铁坐一个小时的旅游客车，果真就见到了凤凰城。奔流的沅江和沿江的吊脚楼尽收眼底，还原了大师作品中那些缠绵悱恻的场景。最显眼的是江上的水车，它上下翻飞，空气中传来哗哗的水声，画面唯美且引人入胜。只是水车已经不再碾米和灌溉农作物，而是作为沿途景致的一部分招徕游客，大概游客都有依水而居的习惯吧。

我起先并没有在水边住下来，而是坐车来到凤凰古城，想寻找一个更好的去处。然而当我下车拖着行李淹没在人头攒动的街巷，满目尽是市井的浮躁与喧嚣，突然发觉还是水边能安抚我这颗飘荡的灵魂。于是我重新折回原地，选择在“风桥”附近的一座客棧栖息下来。

客棧唤作“汇宾楼”，是一座临江的四层建筑，木质楼体上层覆盖着飞檐青瓦，别有一番趣味。推开房门，顿觉凉风呼啸，好不惬意。对面的青山和木楼像水彩画般映入眼帘，洋洋洒洒，极尽铺张。一曲箫乐从风桥的回廊款款传来，声声委婉，如泣如

诉。恰好有“凤凰于飞”四个红色大字刻于对岸巨石，似乎想要旁证历史的某个瞬间，让人不胜唏嘘。

风桥凌驾于沅江，两岸分别为沙湾、回龙阁大街。汇宾楼客棧正好坐落在回龙阁大街南侧，那是一条铺满灰色条石的狭长街道，两旁琳琅满目的商铺和小吃店记录了这座水城的散漫与恬淡。她的文化气质如此深藏不露，须深陷其中方能领略她的内涵和特质：卖花的，打姜糖的，以及现代酒吧的喧闹声，无不吸引人驻足。

当晚应客棧老板娘的推荐，我去凤凰古城看了根据小说《边城》改编的音乐剧。该剧舞台造型气势磅礴，在音乐和剧情的推演下，再现了一代大师的情感历程和文学魅力，让人久久沉浸于那场缠绵的情爱和纷繁的布景中不能自拔，感叹一部小说如此经久不衰，是何等气魄和令人钦慕。是的，那个十五岁的女孩翠翠，她拽动渡船的绳索行走在波光潋滟的水面，将百年湘西的光阴和灵魂镌刻在文学的庙宇与记忆里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及情感寄托。她像苍天一样旷远，又像日月一样不朽。

此次凤凰之行，我携带了一个中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前来，期待这个宁静诗意的小城赋予我某种创作激情或灵感。在客棧的第三层阁楼，我支了张小桌，尝试着在每日上午和午后打开电脑，进入有别于沈先生的创作氛围。我熟稔《边城》中的西水河，那片1930年

代的湘西水域渲染了一代大师的文学情怀和故国忧思，而我也力图从信江的灵魂里找寻生命的意义和人类关切，那些平凡且卑微的灵魂，他们像游鱼一样沉落于生活的漩涡，并力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处世法则。

或许写作需要绝对的安静，当窗外的弦乐和游船的喧哗扑面而来，我的思绪被冲得七零八落，无从拾起。凭栏眺望，远处依然是来时的情景，目光所及，似乎多了些灵巧的女子，她们摆动婀娜的身姿，或嬉闹，或穿戴苗族服饰争相留影，嘴里自然要发出银铃般的欢笑来。乐依然是箫乐，吹箫的男子据说来自邻近的吉首乡下。他每日以吹箫为生，兼卖箫，每月花350元在沙湾租了房子，从清晨到深夜，就这样伴着流水和音乐度日。正是黄昏时刻，我忍不住走上风桥。一抹霞光沿着悠长的江水反射到沿岸的木楼上，继而又映射到我的脸上身上，让我兴奋并忘乎所以。

风桥上人头攒动，除吹箫者外，不远处还有个拉二胡的盲人。念及他是盲人，我往他的钱罐里扔下5元钱，虽然他的曲子并没有箫声听起来那么美妙。盲人姓滕，三十出头，每晚都回家住。他来自郊外，与吹箫的吴姓艺人熟络。我所不习惯的是，二胡与箫声同时响起的时候，多少会破坏其中的美感，显得唐突而混乱。我把想法说与盲人听，他说他不是常来，况且一个在桥头，一个在桥尾，应